

讀
史
糾
謬

讀史糾謬卷第九

滋陽牛運震撰

陳書

高祖本紀

陳氏本非陳寔後南史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邱長寔之後最有分寸 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云云不如南史數語簡老 南史載高祖征交州討侯景禽王僧辯拒齊兵較陳書稍有簡節 封陳公詔南史削去 加陳公九錫策禪位詔及璽書不得不載但宜有節省 總論升

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此似頌聖表箋中語不類史體

隆功茂德光有天下按高祖以一劍之雄成偏安之業隆功茂德云云頌美毋乃太過南史高祖紀總論一段稍勝陳書贊語駢偶之體過於文飾稱美亦屬過當失實

世祖本紀

始終梗概若此者多焉此率泛不成語南史其自強若此云便勝此世祖贊語頌美亦太過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此古哲帝明王之事世祖果能如是邪姚察陳人安得不云爾乎南史世祖紀記事稍簡括諸詔令俱刪去

似勝陳書南史於諸代帝紀多如此亦不止一世祖紀也
後世纂六朝史者節取南史此法可也

廢帝本紀

陳書諸帝紀中載進用諸臣如將軍刺史之類失之太詳
帝紀者所以標一代事蹟之綱領若敘紀詳繁似非括要
之體 太后廢帝爲臨海王詔南史載之較陳書有節省

宣帝本紀

宣帝紀較之南史所載其繁數倍 贊語雖得失由我無
禦敵之畧焉文義不明

後主本紀

後主詔益趨浮靡如大建十四年三月詔著賓戲以自憐
草客嘲以慰志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此等語殆
駢偶之工麗者然於詔制之體益遠矣 後主窮極聲色
淫樂無度可謂失德之主本紀並未著其一事徵南史所
載則後主昏德幾不傳矣豈思廉因父察管北面事陳而
故爲諱之邪 鄭國公魏徵總論詞義頗傷繁費遐觀列
辟纂武嗣興以下更冗漫迂廓不足爲一代史論 史臣
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云云按此思廉贊語也以後

主之淫昏而猶稱其早操令德能遵故典至於鼎玉遷變乃以爲天意使然非惟人事亡國之君猶爲含蓄掩諱如此可謂厚矣然未知其何以爲信史也

后妃列傳

沈皇后傳云陳亡后入長安隋煬帝每有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按南史載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則非不知所終也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云按此段皆記張貴妃事也當依南

史綴輯入正傳不必別爲一段 史臣口詩表關雎之德
易著乾坤之基云云按此沿襲舊語庸廓殊甚

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列傳

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初段周舊見文育文育對曰乃隨
文育至家皆當作猛奴 世祖收侯安都詔書可削 敘
安都戰功亦傷冗繁

侯瑱歐陽顒吳明徹列傳

吳明徹傳李陵矢竭一詔可省 裴子烈明徹從將也應
在附傳之列不必另跳行

周鐵虎程靈洗列傳

周文季傳齊軍深憚之謂爲程獸按唐人諱虎故云謂爲程獸然於義不通矣南史稱程彪爲是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列傳

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按拍車當依南史作拋車章昭達傳自餘無以奉償此句可省贊語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按良臣良將四字可省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列傳

巴陵王蕭沅等請封衡陽表可省贈侍中詔亦不必全錄

景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按南史云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與梁書不同

陳擬陳詳陳慧紀列傳

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此句文飾未明妥 贊語引

詩宗子維城云云浮廓無謂真如無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列傳

蔡景歷答高祖書祇是駢偶之體詞旨浮靡可以不錄

南史載劉師知初侍梁敬帝與陳同謀牽衣推刃躬行弑逆陳書不載豈故爲之諱邪 師知與博士沈文阿議俠

御人衣服吉凶之制極條悉徵傷於繁不如南史記載之簡明 贊語謂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以爲不智按師知背梁竇王躬行弑逆及受陳祖顧命因矯詔出高宗東府事發賜死始終一姦究小人何與節義卽陷極刑亦焉足惜乃以爲闇於機變而責其不智恐不智之譏不足以蔽其咎也

王冲王通袁敬列傳

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按長幼之敬文理未明

沈胤衷泌劉仲威陸山才等列傳

贊語引鄧禹杜預似謂沈袁諸人皆以文士而有武功者至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於時王等語與前文絕不相應亦未見懦夫立志者何指所謂見仗於時王者又何說邪文理舛謬真不可解

沈炯虞荔馬樞列傳

炯解衣將就戮礮於路間桑樹乃更率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按此只可云炯解衣將就戮或遽救之獲免足矣礮於路間桑樹數語繁文累句反致不明恐魏人愛

其文才而畱之句亦種陋殊甚。烟上漢武帝通天臺表
詞句鄙弱義旨亦不深懇不足存錄。烟夢見宮禁云云
此段荒誕似不足信。高祖文帝與虞荔二書可刪。由
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
然無管按雖任遇隆重以下數句可省。故不列於後焉
此句亦可刪。虞寄與陳寶應書極陳順逆之理氣勢跌
宕可誦中間條陳十事及排列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
之名將軍之勢等語尚有應裁削處。扞秦但泣而已此
句可省。

謝哲蕭乾等列傳

王固傳載固於西魏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魏人大設罟網於昆明池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按此二事有無不可知卽此足見史家好奇之病 諸人中孔奐才品最高傳極力鋪寫然用筆亦有過繁處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云云按此段語意最膚泛不切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列傳

駱牙何人贊語以爲張良之亞稱擬母乃太過

周宏正袁憲列傳

宏正奏記晉安王寬泛無實可摘錄不必全載請釋乾坤
二繫啓及詔書並可不錄 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不成
語句 若束修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云云按此段
文義總未明豁 袁憲陳三公陳亡入隋又北面受爵可
謂事二主矣贊語乃以爲終始弗渝何也

裴忌孫瑒列傳

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意排句不類史傳語

徐陵列傳

徐陵與楊遵彥書列八未喻義旨曉暢詞采亦復雄邁中間有云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曰如曰不然其不然乎此等挑弄殊傷滑易此體裁之不莊也陵嘗遇疾甚篤其子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按燒香誦經以療父疾此不可爲訓史傳載之亦見其鄙孝克蔬食長齋持菩薩戒誦法華經此等皆不足記載孝克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荒誕之談更濶史體贊語徐孝穆推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云云按此等語直可移贊周孔孝穆爲足當之

江總姚察列傳

劉之遴酬江總詩可以不錄 至德四年授總尚書令策
文可不載 總嘗自敘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
不涉權幸按總爲太子詹事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爲女後主之世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
此豈不邀世利不涉權幸人所爲邪考其自敘寧爲實錄
而史傳載之何哉 姚察傳敘察遭張袁毀及奉詔書慰
解詞繁文贅祇益爲病 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
此當時俗稱也極不雅 姚察不受布練一事寫來亦鄙

項無氣 察幼年就禪師受菩薩戒祿俸皆捨之造寺并
爲禪師樹碑此不足爲盛德事而屑屑記之何也 察將
終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此
更鄙誕不足載將以此爲事佛之報邪 總敘察爲人居
官幾於無美不備至載名流推獎人主賞重瑣瑣不休蓋
皆溢美過情之詞也傳信之史當不其然觀南史姚察傳
則知察之爲人亦足稱賢然不如此傳之阿情推譽矣
古來父子爲史者司馬氏談遷班氏彪固及姚氏察與思
廉是也然還不爲談立傳固不爲彪立傳皆於自序中述

其官爵行事出處著作蓋不欲以其家世源流雜置他傳
又以子傳父或有過情溢美之嫌或蹈有而弗稱之失形
迹之間易滋物議故不爲也思廉續其父爲梁陳書而爲
父察立傳考察在江表才行品地固繫一時之望然思廉
所爲傳繁文贅詞逾三千言摭述連引幾於百美畢備贊
語稱察稟令德而光自行至有風俗人倫之目恐察之行
爲未足勝此也傳曰善則歸親思廉以子稱父以爲顯親
成父之名則得矣然於史家記載褒述之公正何如也
思廉爲察傳其失有三子諱父名禮也思廉於贊中稱其

父曰先臣然於傳中則不得不斥稱其名也此一失也江
總固江表才人然在後主時狎客幸臣也頽亂紀綱以至
亡國思廉以察與總同傳儕其父於嬖倖小人之流汙孰
甚焉其失二也察自陳亡入隋授秘書丞散騎常侍清顯
任職大業二年乃終於東都則察未嘗終於陳也謂爲隋
臣孰曰不然今編諸陳書列傳非所安也其失三也有此
三失何以爲史 贊語稱江總師長六官雅允朝望亦溢
詞豈頌其父察而不得不不及總邪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列傳

元僥効陳哀奏章可不錄 司馬申傳及叔陵之肆逆也
事既不捷云云按肆逆之事豈得云捷此語病也 後主
自製誌銘辭情傷切云云銘詞可刪其見幸如此語更不
倫 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云云
南史將此處繁語概行削去止存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
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數句極爲簡至 高宗欲進兵彭
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云云南史於此亦
有節省只用數語括之最得事情 南史載後主謂江總
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驢寔非我所爲耳語

意自明陳書作但欲阻我歡宴非故所爲故姦詐耳文義殆不可通

蕭齊陸瓊顧野王傳綽列傳

傳綽明道論闡明佛法僅得粗迹殆禪家機鋒文字不足錄也

蕭摩訶任忠等列傳

蕭摩訶有陳第一勇將傳亦極力摹寫究未出色盡致明徹乃奮髯曰搢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按此處敘寫殊未明豁摩訶曰從來行

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此不成語恐摩訶當日
未必卽爲此語也 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
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按此段備解摩訶致敗之由以爲
非戰之罪然敘寫戰陣情事頗未明盡無氣力神致南史
敘此段極隋陳勝敗之形紀摩訶被執不撓之狀殆勝陳
書遠矣 南史載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因
以致敗此言必有所據陳書畧之 南史載隋文帝聞摩
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陳書亦畧之

贊語謂蕭摩訶雖無智畧亦一代匹夫之勇矣按摩訶進

計吳明徹策周王軌請及其築城未立擊之賀若弼濟江襲陳摩訶請於後主欲乘其壘塹未堅出兵拚襲二策皆中行兵機宜則摩訶殆非毫無智畧者也

孝行列傳

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二語不成文理 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云云按此及不害解簡文夢吞土事已載梁書簡文帝紀此傳以孝行爲重似不必重提二事詳悉記之 謝貞傳族兄壽往華嚴寺請長爪

禪師爲貞說法一段似不足記 謝貞傳病於繁而且支
司馬胥傳不必載北周詔書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元
者此段止可附他傳中不必另文跳行 贊語庸鄙浮泛
之甚

儒林列傳

沈洙傳議久而不葬者除服之禮及洙囚時刻極有識載
敘更求綜括簡明爲長南史載洙囚時刻議卽勝陳書

鄭灼夢遇皇侃事極鄙俚不足記 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此語文義究屬不明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按論語因不

失親以因爲姻亦傳沿之訛 張譏沙門道士皆傳其業
陸慶釋典經論靡不該究按士人逃禪或亦窮愁不得於
中者之所爲然列之儒林則與尚元崇虛之業判不相入
今史傳猶嘖嘖道之豈卽以佛老爲儒林邪 顧越傳不
及南史詳贍

文學列傳

開端引易論語迂廓之極 杜之偉傳徐勉嘗見其文重
其有筆力此等句非史傳家語 褚玠傳故不列於後焉
此句可刪 陸瑜傳太子與江總書亦宜括載 何之元

梁典序載記太繁只括省可矣陰鏗工五言詩陳文士
之著宜特爲立傳不宜附之阮卓傳後贊語草率充數
極可無有

熊曇朗周迪等列傳

討周迪陳寶應二檄僅稱備體不足全載討畱異詔亦可
節錄

讀史糾謬卷九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

滋陽牛運震撰

南史

宋本紀

武帝紀載帝微時諸徵異事如卧時見五色龍行止時見
二小龍射大蛇見童子搗藥遇沙門留黃藥傳手瘡種種
怪誕似非正史之體昔人謂南史所載詭譎妖祥頗涉猥
雜卽此足以見一端矣 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
按欺之曰三字語穢而意晦 宋書載或曰劉裕等豈辨

之有成下桓元曰何謂無成語脈方有照應南史削去豈
辦之一句下文何謂無成便無來歷矣 至是憑之戰死
帝知其事必捷詞理短乏頗不成語 初晉陵人韋叟善
相術一段宋書不載似可畧 宋書載武帝伐慕容超一
段云公旣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畧有神色南史添
衆問其故數語便鬆脫失神且師旣過陰云云排偶可厭
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按晉義熙元年云云按此
段言符應瑣鄙近巫蠱不如宋書太史公駱達陳天文符
瑞數十條一語爲簡老 總收紀武帝儉樸處亦殊瑣瑣

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下遽接故能光
有天下克成大業此處文理殊不可通 少帝紀武帝年
踰不惑句太文腐殊不似史書中語 不卽受制亦不成
語 文帝紀宋書載閏月丙戌皇子劭生南史削之按此
句似不可少 宋書載八年正月復立珠崖郡三月車駕
於延賢堂聽訟按此皆事體之不可畧者南史竝削之
孝武紀孝武亦縱欲失德之主總敘反稱其精明何也
前廢帝紀廢帝一年之中改元兩次宋書曰永光南史曰
景和按帝八月改元十一月遇弑景和之稱爲日甚淺旋

卽中殞宜從宋書稱永光爲是 大呼寂寂如此者三如
此二字可省 太皇太后令奉湘東王或纂承皇統按纂
承皇統四字亦涉文腐不似史家語 書迹不謹上詰讓
之云云按宋書上詰讓之下有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曰
云云宜從宋書 宋書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寧馨佳辭也
如此寧馨兒則恨語矣南史削如此二字便失語氣 山
陰公主淫恣過度一段可以不載 其餘事迹分見列傳
此句可削 贊語撮宋書三紀贊爲一篇文義不聯筆致
更復膠戾 明帝紀帝好讀書愛文義云云按總敘帝失

德亦傷煩雜甚少結搆後廢帝紀總敘雖瑣悉體致頗佳

齊本紀

高帝紀敘次剪裁極勝南齊書惟總結一段歷敘徵應凡十數條事多瑣屑更有荒誕無稽之談極可刪去南齊書云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歷數竝遠應圖識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只此數語括之可謂簡老矣武帝紀敘武帝徵應夢人以筆畫身及得行璽異錢并累石爲浮圖忽生異樹等事皆瑣瑣似不足記錄永明五年秋九月辛卯車駕幸商飈館按南齊書云辛卯車駕幸商飈館館上所

立在孫陵岡世呼爲九口臺者也紀事極有風神南史改
爲世呼爲九口臺便禿直無味 五年二月車駕幸芳林
園南史不載 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云云此
段可省 鬱林王紀總敘鬱林王失德處冗瑣無章法
文惠太子立樓館號曰東田武帝立宮號曰舊宮又武帝
時有小史名皇太子徵引撫拾以爲識驗甚屬無謂服妖
一段亦可刪 海陵王紀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云
云雜記圖識注釋支離甚非史體 東昏侯紀總紀東昏
淫昏肆虐較南齊爲詳然亦有過於核碎欠翦削處如檐

種騎馬等事不必如此瑣瑣也 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
當云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爲順和帝紀載服妖數事附
會牽合眞小說家言竝可刪去

梁本紀

武帝紀及齊高創造皇業推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按
創造皇業垂拱仰成皆頌美濫濫語不可入史冊 帝生
而有異光云云此段紀武帝體貌奇異徵應多端亦過於
鋪張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更怪誕不可信 帝經牛渚遇
老人謂帝相貴不可言問其名氏忽然不見事涉荒誕似

非正史紀載之體熨斗洲長人緣江呼曰云云事亦不足信 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亦襲舊文對偶語不似史體

敘武帝出處事蹟較梁書爲詳然沓拖行蔓無體裁

此豈歲寒之計語亦不質切 梁書載高帝移京邑檄詞

氣激昂風格高壯似不可刪 已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此言怪誕之極真不

足信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語亦太堆排不似

敘事體裁 取反語以協同秦此語可畧 六月壬午以

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此於紀事亦嫌其繁止

可云以永興公主疾篤大赦可耳 紀武帝捨身同泰寺
事鋪陳過甚不如梁書之簡 中大同元年錢法詔文詞
甚鄙俚可刪 武帝捨身同泰寺者數矣南史紀載鋪張
亦傷繁複 爰自在田及登寶位此亦六朝駢體語可無
入史冊 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云云按武紀末段廣引
圖讖占筮之事多鄙瑣不成體格 簡文帝紀梁書敘簡
文遇弒之後復及太宗幼而敏睿議悟過人云云正所以
深惜之體致意趣並佳南史先敘帝幼而聰睿云云後及
遇弒卒以自序文甚悽愴結之意致使覺減少 帝笑曰

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不如梁書云
壽酒不得盡此乎一語爲妙 竟協於夢此語可省 初
卽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云云此段可不必載 元帝紀元
帝誕生頗異紀載殊瑣瑣 總敘元帝行事甚詳然亦有
不必詳載處

陳本紀

高祖紀一把子人何足可打此句過於鄙俚 如常山之
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不如陳書止用首尾相應一語
爲老 文帝紀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陳書作常稱

此見吾家之英秀也意致少勝 宣帝紀帝之在田本有
恢宏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屬云云此表箋對偶語
大非史體志復舊境意反侵也犯斯不遑適足爲 等語
更屬鄙瑣而乖悖 宣帝修飾都城獲銘云二百年後當
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此皆瑣瑣不足記李史好怪故往往
及此在總收中更非體裁 後主紀書末云想彼統內如
宜此字宙清泰云云此處紀載頗傷於繁 紀災異亦太
瑣瑣 隋文帝聞之大驚按後主投井本無可驚此云大
驚殊不可解 江東唱王獻之挑義辭以爲亡陳之兆亦

太附會 初武帝始卽位云云此載讖語徵兆亦涉荒誕
叔寶嗜鹽肉日飲酒一石此亦何足驚而隋文帝聞之
大驚邪 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此二語可刪 當
賀若弼度京口云云此事安頓篇末亦可但於上下承接
究無倫次 此亦是可笑真不成語 昔符氏所征云云
此處橫入議論甚失章法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更屬悖理無稽之談

后妃傳

宋孝穆趙皇后傳宋書載趙皇后殂時年二十一南史畧

又宋書載后父封臨賀侯紹封二世至齊受禪國除南史
竝畧 孝懿蕭皇后傳武帝爲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
之號按宋書云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與此小異或
南史紀其詳邪然宋公宋王太妃太后連書括敘雖省文
卻非史體且武帝爲宋王必無加其母太后禮蓋王不得
有太后也 武敬城皇后亦不載其卒時年壽宋書詳胡
太后司馬皇后卒年竝見宋書南史竝不載 文元袁皇
后傳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
五三十匹按五三萬五三十匹不成句法宋書作三五萬

三五十匹稍爲順協且三五萬謂錢三五十匹謂帛乃不分跡錢帛而總承云三五萬三五十匹意可會而句不可解南史載諸后妃多不紀其卒時年壽亦一闕畧也

路太后傳宋書載太后弟子瓊之造王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云云南史刪去而別載王僧達傳後廢

帝陳太妃按婦人之義從夫爲稱不得從子當依宋書稱明帝陳貴妃爲是齊宣孝陳皇后傳覺而乳驚因此豐足不如南齊書作覺而乳大出異而乳之較勝永明九

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麪餅云云按此段紀宗廟薦物茲從生平所嗜與后妃事何涉極可刪去 鬱林王何如傳初將納爲南郡王妃云云至實允外戚之義按此段無關緊要可省 澄者本剡縣寒人云云按此段附及馬澄事亦史傳紀事之一法但橫插中間體裁欠整此則手法不善耳 明帝爲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謨坦之固請按請者請殺楊珉之耳今但云請而不云所請何事不讀何妃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之語幾不能了了此紀事措語不明之病也 何妃

傳不如南齊之簡整 梁郅皇后傳載郅后化龍事怪誕
不經梁書省之爲是 丁貴嬪傳至是無何並失所在此
句形寫未工 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云云此段詠
戲可省 徐妃傳載妃淫媒事亦太猥悉史體何得有此
陳張貴妃傳按陳書張貴妃傳正文甚簡而附載魏鄭
公別記極詳悉南史卽用鄭公別記爲傳然鋪張過甚非
紀敘簡質之體也 其畧云璧月夜夜清瑗樹朝朝新此
等麗語本不可入史傳他如此類失之綺靡者居多 南
史陳書並云晉王廣命斬張貴妃於清溪中或云貴妃爲

高顯所殺晉王恨之曰吾必有以報高公與本傳不同
殷淑妃傳默然不對奄然便歎二語苦其排疊何如去默
然二字

宋宗室諸王列傳

長沙景王道憐傳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按
車士廬陵王義真小字朱書云車士義真小字也此句不
可少 遂爲盛藩強鎮不如變文作遂爲強藩鎮 蔡興
宗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與韞曰政是我此紀韞庸
鄙政無意趣 退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諱按有同至

諱四字可省 其庸塞皆然當作其庸塞類若此 鮑照
文詞士宜別爲一傳或列文學傳今附宗室傳中失之
咸謂照才盡是不然也此不成句 琨之曰前哲以善人
爲寶不以珠玉爲寶云云詞句過繁不如刪去中二句但
云前哲以善人爲寶未聞以琴瑟爲寶得之 明年十月
巴西人趙續伯反云云按此段旁引牽載殊屬支蔓應從
刪節但云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宏爲
聖主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討平之可耳 自前代人
君卽位云云此欲比勅於紂故云然然亦何必乃爾邪

劭濬二凶本可作一傳且劭濬與諸王不類宋書別作二
凶傳極有理 濬下馬曰南中卽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
萬國云云此段問答不成文理 其悖逆如此此句可以
無有 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云云
此數句極有情亦苦其繁詞 初廢帝目禕以驢上以廢
帝之言類故改封廬陵王此等瑣瑣鄙俚殊甚作史傳紀
大體亦何暇及此 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云云此等
猥鄙之事紀敘摹寫亦傷瑣瑣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
休仁所生太妃云云此事更醜褻似不足紀

劉穆之等列傳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語拙而不達高祖有受禪意羣臣唯盛稱功德而莫曉此意此等語俱未練適徐羨之傳載公主罵文帝一段極樸摯有聲色但不復施臣妾之禮句可刪省

王鎮惡等列傳

敘王鎮惡襲劉毅一段視宋書有節省然有不如宋書詳悉處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親親當云或是中表親敘鎮惡取關中一段極有氣勢如能詳

參宋誓更佳 宋書載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
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南史削去鎮惡何功之有焉便禿
澀少味 宋書朱超石傳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按衆
少兵弱四字必不可少 傳宏之傳苦其簡畧 朱齡石
毛修之並以敗將陷虜似不得與王鎮惡同傳 彼國敬
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云云此數語重沓欠爽
淨 時今如此兒必沒矣語句不明不如宋書云斯不祥
矣吾兒其不利乎爲妥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云
云甚鄙誕不足信 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一段紀敘

繁瑣冗雜未免失之支蔓而忘其正旨又寵一崑崙奴子
名白主云云此一段祇紀孝武失德與玄謨何與 宋書
載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云云此段
附記有趣致似不可削 武帝銜之未嘗形色此不成語
玄謨從弟立象位下邳太守發東海王家女子棺得玉
釧金釵女子尚生能言此可入怪異小說不足溷正史
劉敬宣等列傳

劉懷肅破桓振一段宋書詳南史畧之

趙倫之等列傳

趙倫之父子何堪作傳何不附之皇后傳中 光祿大夫
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勢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賣地所
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按此數句意思不明且欠
老致 宋書載趙伯符子倩尚海鹽公主因始興王濬與
公主私通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南史云倩宣
因言戲以手擊主與宋書不同 當時能某人頑邪王抗
第一品云云按此段瑣記奕某事似墮野史小說

謝晦等列傳

幸於不永此句穉氣之甚 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

賈充優劣云云此段閒情緒語係朱書所畧宜綴傳末爲

佳 母爲病景驚微踐過甚此句不可解 謝朓辭子隆

殷可不必錄朓佳文多豈能一一錄之邪 中書疑朓官

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云云

按此段論議文義亦傷繁冗 謝靈運傳靈運父瑛生而

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悟謝元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

得不生靈運宋書作瑛那得生靈運失之南史作瑛兒何

爲不及我更失語意 南史稱靈運文章縱橫俊發過於

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按六朝之文莫密於康樂矣顏謝並

稱當云延之俊發而靈運麗密或得其似今云謝俊發過
於延之而深密不如恐非確評 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
云云此係附載何長瑜事似不必瑣瑣如此 所稱襲勝
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此句可省 劉道隆侯超
宗索鳳毛事鄙瑣不足錄

謝宏微等列傳

宏微末年嘗與友人基云云記載不工善識者知其暮年
之事句更不明 時有一長思云云怪誕可刪 帝賜詩

二云雙文既後進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王宏等列傳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此句語意不明性好鷹犬
與間里少年相馳逐當在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之
上又躬自屠牛當連義慶聞之云云如此則安頓有情
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云云此詩鄙俚不足錄採王
籍可入文學傳

王曇首等列傳

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云云此下數語頗未爽練

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按所疾二字可省吐所
難吐不成語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至云此段情事
寫敘殊不明晰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
拍張云云此段甚鄙瑣南齊書無有載僧虔書法一道
頗傷於繁論書一段及誠子書亦當稍爲節約不必全載
王誕等列傳

朱世諸主莫不嚴茹云云此因臨川公主之茹而旁及諸
主亦史家類敘之一法江敦讓婚表全篇載錄似與正傳
事理無涉可刪時有晉陵令沈嘖之性粗疎云云此段

瑣瑣詼戲不足記 此殺君亭也不如從宋書作弑君亭

琨聞國諱牛不在宅按牛不在宅突插不倫 父名懌

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或謂矯枉過正此等語意亦不明晰 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句禿而未圓不以沾濡而改

句亦未圓足宋書作姿制不異稍勝 時以廓不拜惠卽

拜事異而意同也句稱弱特甚 王戎字景文名與明帝

諱同故以字行按戎旣以字行當從宋書作王景文傳

王裕之等列傳

王鎮之宋書列之良吏傳 王裕之當作王敬宏傳 二

王居平南齊書作二王持平稍勝 又和徐詩云槐序候
方調云云此段語意不明亦太瑣瑣當依南齊書行刪去
及晏敗果如之亦不成句此段亦可刪 天下人遂勸
人自殺語亦不明 王靖之就劉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
應刪如此非一四字 王猛傳載隋文帝卽是我之誠臣
又是我之功臣數語庸瑣可厭

王懿等列傳

王懿兄弟並以字行當作王仲德傳 兄弟名犯晉宣元
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廩字元德云云按此處敘次頗失次

第安頓不得其地 非常之事人所駭南齊書作常人所
駭駭勝 仲德少在河北遇白狼童子一段宜綴在傳末
而以立白狼童子像應之乃自成一結構 王晏既貴雅
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云云此段攸戔殊未清
豁令閱者不解所謂 陸倕贈任昉詩可以不錄任昉
以詩贈任漑求二衫段漑答詩卻之詩詞鄙纖無足錄採
武帝嘲漑詩更鄙俚凡此等皆瑣瑣錄記真稗官小說不
足爲史家正體 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聞佛道所云
得果也事涉誕異可刪 得無貽厥之力乎可假之於少

蓋此等俱不成語。乃深自結由是祇事益恭二語可省其一。垣護之傳南史較宋書簡約然亦有不可畧者如率步騎襲徐遺寶克兗州以精兵攻龐法起平梁山及定議移青州并鎮歷城皆其功績卓卓者此又不如宋書之詳悉也。閔辭以齊大非耦此不成語。吳興邱景實事極義讓何不附孝義傳。垣曇深妻鄭氏亦當附孝義傳後。要令罄盡乃止及明帝猶嫌其少此等語俱鄙俚之極。心不能歡語亦穉極。

袁湛等列傳

袁豹大田議伐蜀檄朱書備載之南史全畧宜書其事而畧其文 淑乃賦詩云云此亦可畧 袁顗傳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語義重沓宜從爽節 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會門寺沙門所淫云云此段敘載甚不簡淨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胡之列又如此此中枉費多少筆墨 昂答梁武帝書及謝參軍啓竝可不錄答武帝書或節錄可耳 馬仙埤附傳亦無不可但不必另行別提

孔靖等列傳

孔靖以字行當作孔季恭傳 季恭正畫卧有神人衣服
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云云此事鄙誕可省 季恭孫深
之宋書本名淵之李史避唐高祖諱也 時安陸應城縣
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云云按此條引律授教殊欠簡
明 孔琇之本列南齊良政傳應編入循吏 孔琇之劾
徐羨之奏質古有文理宋書備載之南史不錄 旣而常
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對仗語殊非史體

褚裕之等列傳

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

數語繁省極欠修煉 不欲遣人入內此句亦欠了
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云云按此處藥弒恭帝極可不
詳敘蓋意在爲褚氏兄弟作傳不專爲恭帝遇弒敘本末
也 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此語鄙俚之極真不成句
豈不全之哉亦不成語

蔡廓等列傳

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當作以興宗爲之名與
字 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當作從禽請俟他日 臣
自葵周旋此不成語 不被侵嫌四字可省 蔡尚書今

日可謂能荷矣宋書作可謂能負荷矣較明白 吾慙蔡
僕射又云我愧卿二語殊犯複可減其一 蔡興宗傳可
謂詳贍矣第不能文省而事備

何尚之等列傳

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噪焉
此段橫插不倫可節去 何求何點竝當入隱逸傳 袁
樂過人當是至性過人耳 何允亦逸民之流宜竝入隱
逸傳以成何氏三高 允見名僧授香爐奩并雨書大莊
嚴經又於開善寺立明珠柱放光七日此等事涉怪誕似

不足信 初允侈於味食云云此瑣事不足記鍾毓議亦不足錄周顒勸允食菜議更不見佳 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耳當作若爾便是拒詔恐非佳事 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云云此段詆譭鄙瑣不足紀

張裕等列傳

張充與王儉書藻麗之體不足錄存 無字不華四字可省 武帝賜率詩可以不錄 東晉暴虐義師亦來伐之云云此數句削去更道爽 乃名其子伊字懷尹云云一段可省

張邵等列傳

張暢於彭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應答一段南史更詳
於朱書然瑣瑣無筆法結構其失一也朱魏二主迭送土
產雜物極可摘敘見意辨別諸鹽一段尤細碎可省此
四句後所足也句可省 張融風逸詭越之士南史載融
行事瑣細不遺然亦有過繁貪多之病 張融傳末附徐
道度父伯嗣伯父子並善鍼醫有奇能竊謂此等皆當列
之方伎傳今無方伎傳勢不得不附之於此以此知方伎
傳之不可不作也 諸醫案鋪敘亦無筆法

范泰等列傳

王元一流人也宋書王元太一流人也當從宋書 范泰
有極諫少帝封事宜錄其文 范蔚宗在獄詩不必全錄
祇載雖無稽生琴尚有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
四語可矣 蔚宗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宋書
作蔚宗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較勝 蔚宗
謂衛獄將曰云云此段語意不明可刪去 蔚宗最在前
於獄門顧謂綜曰云云此敘范謝出獄詣市臨刑情狀歷
歷然太瑣悉語句繁沓大欠疎爽 在道語笑初無慙恥

真不成語。蔚宗乾笑云罪至而已句不可解。蔚宗和香方序可不錄。蔚宗自序並實故存之。此句自作解注可省。祖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云云此段瑣瑣全無意味竟不看焉。陋極不成語。徐廣兄子豁宋書在良吏傳。徵罰可也。按宋書作徵罰可也。當從宋書。宋書載何承天答劉穆之語一段似不可畧。宋書載承天有升嘉坐不孝議亦當節錄。承天與謝元互相糾奏構陷承天卒以此敗。宋書載之特詳。裴松之孫昭明南齊書在良政傳。

顏延之等列傳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按祭屈
原文既不錄則此事極可不載張邵宋書作張紀 惟袁
淑半倍小延之不相推重此處多延之二字語意遂不明
顏峻爲吏部而目之曰自強不息語何腐墮乃爾 宋
書載沈懷文固辭作檄劾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
欲避事邪此語殊有氣力南史畧之 孝武有事園邱雲
色甚美懷文稱慶按懷文以直言面折屢經犯忤中間載
園邱作頌一段前後頗不稱應依宋書刪去

劉湛等列傳

何尚之陳劉仲文得失寡宜節錄不必載其全 顧琛至
方山遇神元依介幘執鞭屏船後爲吳郡爲之立廟此事
頗涉怪異非史正體

羊欣等列傳

江秉之仍依朱書入循吏傳 江綽可入孝義傳 郝夢
慧眼水事怪異不經

沈慶之等列傳

殿下是何疑之深當作殿下何疑之深也 君但當知筆

札之事此句未分明 慶之謂腹心曰當作慶之謂左右
曰 慶之甚惡入廁之鄙當作慶之甚惡之 南薄固是
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二語理不可通殆亦曲爲之解
矣 末段敘慶之晚節軼事未免失之過繁兼少章法結
構 比之臧洪及陳容此句贅反減意味 沈攸之從孫
僧昭別名法朗記人吉凶及咒厭事最驗此可別入方伎
傳不必附攸之傳末 皆是末名之實其餘雜物云云按
此似不必瑣瑣祇可云名實雜物不可勝計可矣 唯有
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此句亦未明晰 宗慤叔父少文宋

書作叔父炳炳唐諱也南史稱其字一宋書炳曰汝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便有諸病未除 慙致飽而追初無異辭此較宋書添贅一句而猶未得其情

柳景元等列傳

柳惲傳載惲詩太液滄波起云云此詩殊未工祇載其亭軍木葉下壠首秋雲飛可矣 予復贊惲彈琴爲雅弄數語駢砌不似史傳中語 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過於魏詠之累遷數語佻鄙殊甚

殷孝祖等列傳

宋書孝祖忽至衆力不少竝僉楚壯士南史削去竝僉楚壯士句似減色 咸曰來蘇此文語可刪 劉劭傳亦有太畧處宋書較詳 何其歡謝世事此不成語 帝取獮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云云此段諧戲之詞可畧 劉覽可入孝義傳 任昉贈劉孝綽詩可不錄

魯爽等列傳

有自疑之志此句稱極當作每不自安 莫不尤加桎梏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數語意不可解可刪去 齊宗室列傳

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有意二字可省。敕衡陽王鈞
巾箱五經一段失之冗繁中間字句極可節省。新吳侯
景先聞空中小兒呼聲一段亦屬不經之談。

齊高帝諸子傳

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
於魏文減於漢明數語三轉竟無手法當時論者云云此
二語可省。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此句拙滯之極。時
有廣漢什那人段祖以淳士獻鑑云云此段刻劃極工然
紀事之文無暇及此。武帝答閭黎第一閭黎鋒小名也。

按上有云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則闍黎小名當於此處注之 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之意二字可刪

武帝諸子傳

王儉二議無關太子行事可節刪 子良啓進沙門於殿
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云云此事瑣屑而怪誕不足記 雖無文采多是勸戒此不成語 晉安王子懋爲母患病請僧供佛蓮華不萎此亦怪誕不經齊梁人佞佛往往以此爲孝行而史家又稱述之如此 子輿臍力之士王衡天南齊書作亡命王衡天等勝南史 乃著

懷舊得以謗之極言詆毀四字可省

王敬則等列傳

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南齊作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南齊較勝南齊故書都自効

下有至是如言四字此史傳收截法南史畧去非是丁

無恨色四字可省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銀此二

語可省敘敬則行事頗詳然無次第結構祇是逐節載

記而已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此句穉弱惟少枕之死

句亦不明 以言所視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此數句覆述無謂 紀敬兒狗兒敬兒恭兒等名極鄙瑣不如刪去

李安人戴僧靜等列傳

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按此自安人命盡而卒何與不與項羽神牛事南史載此而歸祟於神不惟意見鄙淺抑且有害世事人心不少 甚得荒情此句作意而詞不明少帝微行至領軍府一段紀敘殊未明晰

荀伯玉等列傳

齊高帝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云云按此詩可不載伯玉言不成行此語不明卒爲忠信士亦不成語

伯玉夢二青衣小兒又夢高帝兩腋下有翅不舒此二夢殊荒誕不足載史冊王敬則勸高帝幸東宮得以不易太子此自敬則事何不載之敬則傳中又出失行女子此句可不載南齊書畧之良是並見誣伏誅按此文

言見誣卽不得言伏法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謏膾旣至云云按此段諸語瑣談無關情事可刪廟有蘇侯

廟偶坐此蘇峻也宜點明塞客吟高帝所作也高帝作

之與侃何涉乃錄之於侃傳而云侃達上此旨更自勤勵
大非史體 胡諧之就范柏年求佳馬一段紀敘拙滯絕
不明晰 貧士竟不辦易此句可省 富陽人唐寓之僑
居桐廬云云按此段紀唐寓之叛亂事何與虞玩之而載
之玩之傳邪

陸澄等列傳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按此只可
云好學博覽手不釋卷足矣 未嘗卿士大夫此句突書
殊不了了 陸厥與沈約論四聲問答凡千餘言理解無

多而繁言爲贅應有節省

庾杲之等列傳

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此諸語
近小說不足錄 王摘何憲並可入文學傳 孔珪南齊
作孔稚珪珪父靈產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按
此載靈產涕泣滂沱究不解其所謂閱之令人悶悶 太
祖驗其言句亦不明晰 何必效蕃南齊作何必期效仲
舉較勝 豈計錢物多少句可省 劉靈哲可入孝義傳

劉孝標可入文學傳 劉霽亦可入孝義傳 霽以母

病誦觀音經夢一僧爲申延此不可訓 劉杳亦可入文學傳 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按無因而至四字可刪 如此三說此亦不成語 先是有大中大夫琅邪王敬允一段可刪 劉訐可入隱逸傳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此庸弱語時下訓詁氣習三國志以後諸史往往不免有此 劉懷慰仍依南齊書列入循吏傳

劉瓛等列傳

南齊書載世祖以揚烈橋故主第給瓛生徒皆賀瓛曰寶美爲人災云云南史訛作寶美豈爲人哉殊不可解 明

僧紹論山崩淮竭一段多衍用國語成句似應節畧 僧紹應照南齊書入隱逸傳 昭明太子貽明山賓詩可畧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按此八字語省字複可省激薄停澆四字 庚易亦高遠一流人物 熙妻示不違之亦不成語 庚肩吾當入文學傳 武帝褒答劉之遴詔語甚板重可不錄或省錄之 劉之遴好聚古器一段似屬可省

梁宗室列傳

梁書齊書載臨川王宏孝謹喪其生母陳太妃至性最篤

南史畧之 武帝就法歡宴履行後閭見賄貨滿庫乃知
非鎧仗此段紀敘殊覺繁冗 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
籠中云云此段可省 又世人相俚必稱正平耳此句可
刪 梁書載安成王秀至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
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南史畧之按此數語似不
可畧 蕭暎傳末附載老人顧思遠事此亦史家紀奇徵
異之一法連及普通中穰城老人並荊州上津百歲人張
元始未免失之濫矣

梁武帝諸子列傳

時徐元瑜降而續人荊州使至云云此段極可節存之殊
不雅淨 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云云
按後文載太子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則此處紀其聽訟寬
縱殊覺其複不如依梁書刪去爲是 太子見提荆子者
以手板代之又減私錢自戲科律此二段卽應繫平斷法
獄多所全宥之下則章法貫串了了可觀 初丁貴嬪薨
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云云此事極有關照原不可畧然
紀敘過繁瑣 傳末載 子謠注釋瑣瑣可省 豫章王
綜或言非梁武子且反梁事魏性行乖謬自同叛逆梁書

列之臨賀武陵之中極有見南史編之梁室諸子內且與
昭明同列大非倫類 夢何所知夢既不一等語真不成
文理 以屯蹟投告以何風雲之會此等更不成語 綜
恒怨不見知淑媛恒隨之淑媛恒節其宿止連用數恒字
亦不成句法 故累致意句不可解 豫章王綜性行事
迹乖忤百出傳亦舛謬異常 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
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豐侯擣歎曰今年日
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按此一義兩見文重詞複甚
足爲病 昭明太子傳不如梁書之雅練

元帝諸子列傳

左右竊問其故云云按此下二段皆補梁書所畧而語意
雜沓稱累殊不成文 梁書載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
乃與賊約曰云云南史畧之 世子方等本爲元帝所忌
旣而歎其能觀其所修城柵甚說及征河東又戒以宜有
水厄則方諸已爲元帝愛子矣乃聞其溺死心喜而不以
爲戚何也此中記敘頗屬未明

王茂曹景宗等列傳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畱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也

之恐滋外議帝乃書之按此事紀敘及此卽可止餘文如
田安啓求爲婦及見縊絮美如生尉吏俱見非體祇益爲
贅且猥瑣不可耐 茂以不能式遏寇盜自 此句文腐
可厭 武帝宥而不責不如梁書武帝宥而不之責也

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此數語敘載不明應
弦輒斃未知是鹿是馬 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云

云按此段以梁敗魏軍爲蔣帝神力而附會其說以爲廟
中人馬泥溼眞不足信且於曹景宗事何涉邪 梁書載

夏侯詳說殷琰降宋以全豫州一段極有關係似不可畧

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當云時人稱其大度 美其口
不論勲省此句更妙 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作如貧賤士
昌義之據鍾離抗禦魏軍一段梁書載楊大眼攻戰及
義之多方守禦極詳悉有神色南史畧之非是

張宏策庾域等列傳

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不如梁書云王頗不懌而無以拒
也較勝 梁書載宏策說王周室既衰諸侯力爭一段似
不可少 孫文明作亂燒神獸門一段梁書先敘呂僧珍
以兵平賊而後及宏策之死極有手法南史敘宏策遇害

復及帝戎服御殿僧珍捕賊平亂未免錯亂竇主 或云
續從兄聿及弼恩短云云按此段與上文時續從兄謚聿
並不學問一段無甚異同不必殊記以備參考 此書文
句不多何謂不多此等語句鄙俚之極 庾子與可入孝
義傳 欲爲父立佛寺一段可刪 一夜僧珍忽頭痛壯
熱此段可省

沈約范雲等列傳

沈約傳敘約先世全用約宋書自序而加刪裁然非傳體
也且沈田子林子皆以武功顯與約品地不類田子林子

仕宋而約爲梁人世代又相隔自不應同在一傳也宜本
梁書爲約傳而田子林子別載之其制自序大畧如此
此學漢書司馬遷傳遷之自敘云爾筆法也然橫插不倫
文理殊礙 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協二語醜甚 此時應
思何所復思亦無所思此等語句重雜輕弱真不可讀
言已老病百日數句筆帶常應移孔云云按百日數句以
下數語約表中語也表旣不錄此數語亦可省當云言已
老病欲謝事求歸老之秩足矣 年七十三謚曰隱按謚
曰隱三字可省蓋下文有武帝改謚一段故此處可省

文宣此惠宣亦難負此句未明亮 梁書載范雲諫武帝
納東昏余妃數語亢爽可誦南史畧之 王茂傳載茂諫
納潘妃武帝遂以余妃賜茂范雲傳載雲與王茂諫納余
妃雲疏令以余氏賁茂帝賢其意而許之二傳紀載不同
如此 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云此下兩段瑱瑱無當典
要可刪 此嫗已卒語更不可解 范縝滅神論可刪省
諸譏難問答瑱瑱不可耐

韋淑裴邃等列傳

韋鼎傾心事隋爲隋儀同三司光州刺史終于開皇年中

自是隋人似不得列之南史以亂限斷

江淹任昉等列傳

簡始如新四字可省 江淹獄中書極有鄒陽比物連類
之旨筆法亦跌宕有致然有沿襲之迹 淹夢張景陽索
錦夢郭璞索筆富是一事而史傳兩載之 永元中紆意
於梅蟲兒此句殊未明顯 王僧孺傳載僧孺知譙諸事
因改定百家譜一段可補梁書本傳之不足第載沈約原奏
晉宋譜籍本末繁雜無序極欠簡整

范岫傅昭等列傳

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二語可刪其一
人莫得預焉此句亦可省 江革節行甚高而傳苦冗
蕪極有可省削處徐勉傳亦然 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
貨取通云云按此語句排疊可厭且前後載勉公正無私
參掌衡石甚得士心此處何云貪冒苟進守道淪遐邪
上修五禮表較梁書所載已有刪節然猶嫌其繁 列敘
五禮儀卷帙條目似亦可省 戒子書亦可節盡非文之
至者也

陳伯之陳慶之等列傳

陳伯之帶刀竊稻事此一少年無賴賊耳何足記 陳伯之陳慶之並以南人陷北爲魏所用復歸本國自應同列一傳蘭欽雖有武功而終始南朝與二人同傳似覺不倫 賀瑒等列傳

賀瑒應入儒林傳 賀琛駁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議祇可節錄取其約而能該正不必以繁載爲長 武帝責琛勅亦政瑣瑣殊不成文 卿年少何乃不廉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一語戲諧之詞鄙俚殊甚 朱异勸武帝納侯景一段紀載過繁 簡文四言詩及圍城賦可不錄

昇居權要三十餘年云云按上文并昇傳解多藝園基
上品一段記昇權貴奢侈已極情事此處紀敘政苦冗複
朱昇人品最低下又勸納侯景致亂似不可與賀瑒顧
協等同傳 朱昇傳不如梁書稍爲簡整 徐陵宜別置
一傳不必附徐摛之後

王神念等列傳

王神念事跡無多附於其子僧辨傳中可矣神念傳中附
楊白花甚無義理 王僧辨傳載寶誌識此亦瑣瑣無意
味 初僧辨平建鄴一段敘次頗繁推以赤心結廉藺之

分及雖然情好甚密此等尤不成語 時壽春竟無齊軍
又非陳武之謫殆天授也數句穉鄙亦不明晰 耶官謂
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按唐人諱虎此處乃有數虎字殊
不可解或因舊史而未及改易者 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不絕按英賢不絕四字可省 坐者非一此不成語

江子一胡僧祐等列傳

陰子春供事神蛇得一州刺史此事恐不足爲典訓 陰
鏗應入文苑傳 江子一兄弟可入節義傳 因人之欲
四字穉甚 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

以加焉按此處橫加贊語殊屬繁贅且史記李將軍傳祇
言李廣恂恂如鄙人何嘗云恂恂善誘邪王琳武功忠
節極有可載然敘次亦苦繁費非史家簡至之筆張彪
遇刼就死事極慘而敘次尚未見佳

陳宗室諸王傳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云云此段可統入
贊語內不必別作一段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此句
未明

杜僧明周文育等列傳

城破斬二侯按陳書斬二侯下有祭孫廬三字應從陳書
文帝與章昭達論夢一段鄧瑱可刪 裴大烈事少不
足立傳宜附之吳明徹傳中

胡穎徐度等列傳

駱文牙陳書作駱牙 地久靈多陳書作地久雲多似勝
魯悉達傳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陳書此文下載悉達
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云云似不可少 願得識其
形狀陳書此文下有當爲公取之似不可少 蕭摩訶子
世廉不必別行另提宜附摩訶傳中緣摩訶傳後尚有駢

士陳智深陳禹等如世廉另提則二陳亦須別作一傳矣
南史此處不如陳書 吳蕭郎作一打此句鄙俚不成語
胡穎以下至荀朗周旻等並有武功忠節終始陳室並
列一傳可矣如蕭摩訶任蠻奴等雖有卓卓武功而背陳
事隋皆二心失節之士似不可與諸人同傳 陳書以蕭
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同一傳極有見

趙知禮蔡景歷等列傳

文無所改不如文不加點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
一壯士之力耳宜作使不自疑然後圖之 時皇太子好

酒德按好酒德不成文義 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耳
按非我所爲四字可省 師知詐令帝出帝覺遽牀走曰
云云按此段當載敬帝紀不必紀於此處 卿乃忠於我
後莫復爾此不成語 靈坐俠御人吉凶服議事細儀末
議論頗傷冗贅陵重答云老病屬橫云云載之更無意味
劉師知姦邪小人似不得與趙知禮毛喜等同列一傳
沈炯虞荔等列傳

姚察傳較陳書刪改已簡淨然尚有一二處未極刪洗如
載察讀一藏經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是也

循吏列傳

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云云按此段紀
歷代諸帝宮室服御奢儉之事雖屬政事之本實與吏治
無涉蓋沿襲宋書舊文而不知其非者 吉翰在宋書列
傳二十五卷中未嘗列之良吏也傳載翰因典籤欲活一
死罪囚收典籤付獄殺之而原此囚生命按此事甚屬乖
謬使囚之罪不當生邪則不當屈法原之使囚當生邪則
典籤之請是也又不應殺一無罪典籤如此行事豈循良
之吏所爲邪然則南史之列之良吏非也 杜驥守洛陽

棄城南奔又以計誑殺姚聳夫以掩已罪亦非循良人所
爲宜仍依宋書編置別傳爲是不得列之良吏也 阮長
之字景茂宋書作茂景 宋書良吏傳有陸徽南史削之
宜補入 江秉之王歆之應照宋書悉補入 甄法崇傳
載繆士通卒後見形訢縣人負米事似涉怪誕 虞愿傳
諫明帝奕棋一段錄敘亦殊瑣瑣 劉懷慰裴昭明孔琇
之等均應照南齊書補入 王洪軌不足爲循吏 何遠
峻急尚不失爲廉平吏然敘載過於冗繁 庾華宜依梁
書編入良吏 郭祖深輿觀言事可謂直臣正士稱爲循

吏尚不足以盡之此似可另傳者

儒林列傳

宋齊二代寧無通儒今傳所編集乃梁陳二書之舊闕宋齊而不錄亦一憾也 伏曼容子暄當依梁書在良吏傳南史以曼容故而附其子於儒林甚非其倫蓋父子異道殊業固不妨父儒林而子良吏也 伏挺雖有問學論述亦不足爲通儒可依梁書列文學傳中 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按此文如從省簡只可云互執渾蓋二義多不相合可矣 鄭灼白馬寺遇婦

人贈白綸巾事極不足載 全緩無多事實祇可附載全
緩傳不如陳書之詳 沈不害傳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語
欠老

文學列傳

不持形儀惟取笑適此二語贅可刪 邱仲孚梁書列之
良吏南史載之文學按仲孚文學吏治俱無足取宜別置
之 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
不如南齊書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其羊淫佞
謂呂文顯云云按此下竝可依南史削去祇可云皆指斥

貴勢文章傳於閭巷足矣 孫抱爲延陵縣云云按此詆
調俳笑之文極不足錄 王籍臧嚴庾仲容陸雲公等當
依梁書入文學傳 卞彬傳極纖碎可厭 祖皓頗似忠
義傳人奈何以家世相承而附之文學

孝義列傳

郭世通宋書作郭世道 郭原平傳極有繁冗處如以爲
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又性無術學因心自然又由來不謁
長官自此乃始修敬凡此等類皆可刪削又如買墓前田
地一段不屬原平四字可省三農二月輒束帶垂泣二語

亦可省祇可云貴買此田躬自耕墾文義自明 妻亦同
達此誠此不成語宋書脫去妻亦同達四字直作此誠無
有懈倦更不可讀矣 潘綜傳中附陳遺一段耳無所聞
四字可省 邱傑師覺授宋書所不載係補入者 忽苦
頭創夜有女人至曰云云此事誕怪宋書不載極是 爲
孝武所畱心句俚極 卜天與忠義之士其弟天生特捷
勇耳又與殷琰同逆何足錄 蕭淑明傳較南齊書特詳
第三寸絹書療母病一段事涉誕怪可省秣陵朱緒一段
亦無謂 蕭矯妻羊字激釋一段列敘孝義婦人十餘人

極可另載作一列女傳 王虛之吳慶之宋齊書不載係
補入者 邱冠先亦係補入 解叔謙劉渢等俱宋齊書
所不載 樂頤之南齊書作樂頤 杜栖陸絳應照南齊
書添入 趙拔扈爲兄報仇亡命聚黨轉攻旁邑勢窮乞
降此亂世叛民狡焉作逆者耳列之孝義殊不可訓 張
景仁成景儔李慶緒竝以復讎報怨列於孝義皆梁書所
未載者 衛敬瑜妻極可載入列女 劉曇淨何炯江紇
劉霽竝可依梁書補入

隱逸列傳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迹其志行本以
晉人自處李延壽纂之宋代而編入南史隱逸傳中此不
知陶公之志者也 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當從
宋書作謂人曰 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此處作駢語
可厭 顧歡傳載歡印樹治精魅及規地作獄拘殺狐狸
鼯鼯等物枕孝經穰病此等事涉荒誕且似方士伎術之
事不類隱者風流 歡夷夏論及與袁粲問答論語并孟
景翼正一論俱可不必全錄蓋繁言贅語殊足累高士風
致一於是依然鼓棹而去此處冷然而住極有意致細字

伯緒云云可刪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
照七尺之軀此語粗俚殊甚 劉蚪庾易應照南齊書增
入 阮孝緒傳藏識緯書一段可省 南嶽鄧先生似是
仙釋方士之流列之隱逸頗屬不倫 白日神仙魏夫人
忽來臨降云云此極誕怪不經 陶宏景聞議禪代援引
圖識皆成梁字以進武帝凡此等處殊不似高隱行事皆
可畧去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云此皆怪誕之談俱可
畧 陶宏景傳雅練不如梁書應照梁書所載爲是 釋
室誌自是異僧不必附於隱逸傳中 劉曇淨孝行深篤

自當入孝義傳中不必以其父慧妻在隱逸傳而附其後
固不妨父隱逸而子孝義也 惟恐損竹此語不明 夜
中忽見一道人云云此段荒忽怪誕極非史體 空中唱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更不成語 杜京產傳所
附載杜栖及剡縣小兒皆係孝義一等人不類隱逸

恩倖列傳

顧見因此告帝曰云云按此段詞句過繁少翦裁 時人
比之孫皓之殺岑昏此句可省 其見親如此句亦可省
劉係宗閑於職事亦頗有功績可記置之諸嬖倖中稍

覺其枉 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云云按此段祇可云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其事成於文度足矣中間繁文可省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云云此贅文可省

夷貊列傳

西域諸國以佛法爲風俗故不妨盛推佛道然祇園舍利之蹟金像浮圖之事鋪張過多亦屬可厭此中須有多少翦裁未可任意敷揚祇成佛國記也

誠臣列傳

先是大同中重譯曰云云按此間文可省 先是簡文夢

有人云云此段亦可省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云云按此處紀載未免瑣瑣大抵侯景敘次過繁而此處尤甚 初簡文寒夕詩云云此段亦可刪蓋無當於侯景事蹟也 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云云此段極猥鄙凡侯景傳解識語多瑣瑣可笑 余以爲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云云數語可刪 傳末凡解謠言讖語等類皆可刪去 王偉趙伯超可附侯景傳後 姓作去雷之雷名作同異之異此等鄙俚之極不成文理

南史糾謬

卷十

里

空山堂

讀史糾謬卷十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